



讀史漫錄卷十三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宋高宗至帝昺

金兵將薄汴京种師道入援欽宗問以事宜對曰女
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者蓋欲
緩其金幣力疲情歸殲之河上也其時敵兵不盈六
萬而諸路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矣李綱
亦謂敵以孤軍深入重地如虎豹自投陷穽當以計
取之若拒守河津絕其餉道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

疲縱之北歸半渡而擊之必勝之計也欽宗法用其策使之一朔而去不敢復南矣而時宰李邦彥輩以和議已成百方阻撓不從其請辟如痿臂之人坐而待刺不亦可憐哉嗟夫有李綱之才以主之於內有種師道之畧以應之於外董二十萬勤王之師制六萬送死之虜隻輪不返可矣柰何爲一浪子宰相所撓而坐以待亡邪

宋之不能守汴而南也一和字誤之於先也其不能越江而北也一和字誤之於後也謀臣良將固未嘗乏堅甲利兵亦不爲少而爲一二小人所持使百年

之宗社淪爲丘墟庸懦誤國之臣飲恨千古而世主不悟悲夫

事體局面朝夕更易不可執一時之見如宣和政和間童貫高俅之罪首服上刑不俟問矣及至金兵旣入太上出奔諸臣方以兵扈從乃欲遣使往誅此不但傷太上之心自生離間有如諸奸携太上名號爲緩死之圖欽宗何以處之李綱唐恪力止其謀誠達理識時之見也天下之事有情形倏而不可執泥者如此

金兵旣退太上回鑾宰臣議奉迎儀注執政耿南仲

言身法錄
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蓋疑有復辟之謀也李綱
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以
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南仲不
以堯舜之道事陛下乃闇而多疑云云此見道之言
也蓋惟誠則明惟闇則疑明生於誠疑生於闇安有
宗祧失守父子禪代而以疑忌之心參乎其間甚哉
小人之無識也李綱數語不惟一事為然推之萬事
萬物皆以誠明之心處之必無意外之患縱有不虞
而一誠所感金石可格神明右之矣世安有以誠取
敗者哉

胡康侯為侍從多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
康侯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為不必
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此論確矣然
常人之情於事小不必言者往往毛舉瑣撫以塞其
責至於利害所關衆所不敢言者則皆卷舌閉戶不
出一語故小事人所能言不為難也

甚哉宋之愚也敵來送死則罷勤王之師以和自誤
及其講解而去又為必不可成之謀以挑其釁如聽
蕭仲恭之給以璣書結耶律余覩為幹離不所得又
聽折可求之計發間使結梁王雅里於西夏為粘沒

言史記卷
喝所得是也於是二酋忿其背約分道入寇諸將守
和議之約堅壁不出敵人仗和議之名縱兵攻掠而
汴京在虜殼中矣夫敵至則召援援至則議和敵退
則挑釁釁成則求解皆唐恪耿南仲之謀也當國家
存亡之秋而所任如此辟之萬斛之舟鳧沒於中流
而使暨且痺者執篙換柁以制一舟之命也以此求
濟其將能乎

呂好問之功與心迹似狄梁公其智畧似張子房非
宋儒家數也邦昌僭位而好問受官此亦難於自明
矣而陰於其間投間抵隙挽回叛逆之迹而潛消敵

入之謀有非一書生所能辦者如邦昌既立王時雍
范瓊等勸令御正衙以見金使好問勸曰宮省故吏
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且不測柰何邦昌乃止金兵
將還欲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止之曰南北異地恐北
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此時邦
昌已在網罟中矣然後以人情事勢從容諭說使之
早奉孟后亟迎康王而邦昌惟其所使不敢猶豫非
其言聽也邦昌之勢已去也設使明御正衙以定臣
民之志而又留一旅之虜以爲羽翼邦昌有所憑藉
守其成形未必肯解騎虎之勢退而就死也天下事

自有機括不得其機而欲以力決之多見其不相入
矣然邦昌者駭人也以人臣之位忽得天下而坦然
不疑以叛逆之臣退就臣列而恬然不畏乃無知覺
人耳設有莽操之才固時遘會雖百好問其如何之
自古國家成敗固係所用何如然未有如宋之可恨
者也方二帝北狩金人出境固已無中原之畧矣高
宗以一旅之師興復社稷有李綱宗澤可任國柄有
張浚韓世忠可司軍旅乘其已解之勢厲以必報之
心正位京師號召天下寘邦昌於典刑追金人於境
上宋之金甌未必有缺也而為汪黃所沮退保江介

渡涉海波幾於不免此可恨一也南渡之勢既成若
能保境厲兵以圖恢復有張浚趙鼎主持於內有張
韓劉岳捍禦於境而江淮兩河忠義之士聚矣自守
不下數十餘萬莫不翹首南向以應王師撫而有之
江淮河北可漸復也而為一秦檜所悞忍耻事夷其
為臣妾終於偏安不能復振此可恨二也忠義之士
數十人持之而不足邪佞之賊一二人壞之而有餘
天壤間事有如此可不為扼腕太息哉李綱疏中有
云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用兵為失策倉卒則
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悞國國勢益弱職此之

由此數語者盡當時之情狀矣
高宗初立有御史中丞韓岐者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封三公郡王宜更加相位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悞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高宗之折岐快矣而欲御以王爵異日金人有詞使以邦昌不忘本朝歸寶避位之意告是帝亦未敢明廢邦昌也當時虜威所震舉國讐伏其為魚肉不敢忤視如此而未有如岐之可笑者無論讀書識字服冕析珪即戴天履土施須眉於面目乃有此等見解遺笑萬世固不

虛矣

高宗初立河東河北兩路未盡失也其士民兵將皆擁樹豪傑以為首領宗澤留守東京其大盜王進王善等衆至數十餘萬澤皆招降之使為効死李綱請置招撫司於河北經制司於河東使之宣諭威德號召忠義有能全復一州一郡者即授以節鉞如唐之方鎮使之自守以絕其從敵之心此策若行京畿兩河之地可復為宋有而金之土宇不過與契丹等爾乃為汪黃所沮百方擯遏綱既罷逐二司亦廢澤既病死群盜亦散於是畫河不已退而畫淮畫淮不已

退而畫江而宋之國分矣可勝慨哉畫地畫
吳乞買之立也粘幹二酋分執國柄權勢相軋而意
見亦不相合幹離不聞高宗之立欲歸上皇於宋以
帝和議而粘沒喝持之迄不肯從當此之時宋有反
間之計構二酋而闡之就中取事可以制虜而為積
威所劫不敢生心坐失機事之會遺恨千古而宋人
初不悟也
李綱之議以為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
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據中原而有西北
此千古不易之形也

世皆以宋之和議歸罪秦檜不知其為高宗意苗劉
廢立之辭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來歸未審
何以處之當時人心猶有此等想望則高宗之所顧
慮亦可知也爾時祈請問候猶為上皇其後上皇已
殂唯一淵聖在北而高宗之念亦釋矣苟安江沱竊
立自保固庸主之情豈待賊檜教之哉秦檜既死東
平進士梁勛上書請備金人高宗怒曰講和之策斷
自朕志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邪即此數
語高宗之肺腑可見矣故曰和議高宗意也
高宗之主和而德檜其說有二方其南渡之初奔走

言史記金
吳越漂搖江海前不為二帝之虜後不為崖山之溺
其勢無幾也此時苟可偷安旦夕即臣伏戎虜且其
心焉而檜賊適承虜旨以啓其端因舉國而從之既
而二十餘年享葦苕之安免漂搖之患此而不以為
功非人情也其德之一矣檜之奉虜旨而歸必有一
段竒秘之謀可以陰制高宗使之不敢不和而又不
敢以告人者從其言而信焉其德之二矣故殺岳飛
者高宗也非檜也然則檜之竒謀奈何曰可料而知
也此時上皇已殂淵聖無恙檜必述虜人之指曰宋
如卑禮請和則不復加兵如和議不成當奉淵聖南
歸復辟中原以令江左此言一入高宗之神魂失矣
安得不從安得不感而飛等方構兵於外將敗其謀
安得無誅乎

邦昌之僭居中反正者呂好問也苗劉之逆居中反
正者朱勝非也二子可謂有功於國矣然其旋轉之
間皆有機括非以力勝者好問止金人留兵而邦昌
之勢孤然後以退位說之勝非給二寇遣世忠妻子
而勤王之勢壯然後以復辟說之故不敢不從也然
二子所處亦可謂不幸矣王賓論好問嘗沾偽命不
可立於新朝而胡安國劾勝非至以祭仲廢君為比

謂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此二賢者皆扶植綱常
之正論也雖未諒二子之心而於臣子之義皎然明
白世所不可少者嗟夫賢者所處極難爾好問曰邦
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
息所以受賢者之責勝非亦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
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爾此皆由衷之言非飾辭
也其如心迹之間不免於春秋之法何哉吾以是悲
其不幸焉

有宋一代文章高出前世而南渡詞命有可爲笑倒
者如遣使請和於金致書粘罕曰古之有國家而迫
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
無地所以鯁鯁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此何等
語也不聞展喜之犒師乎不聞召陵之請盟乎不聞
勾踐會稽之行成乎當制之臣爲誰而弄醜至此萬
世之下讀之有餘愧矣張趙爲相岳韓治兵何謂無
人東有建業西有荆襄何謂無地有人不用而用在
匪人有地不居而居於敗地尚敢爲敵人告乎古之
對敵有無人而以爲有者未有有人而自謂無者也
有無地而以爲有者未有有地而自謂無者也其君
臣之愚騷無知至於如此而猶延百年之祚於一統

之棲則天命人心固結者深爾

呂頤浩庸人也惟苗劉之變與張浚勤王此舉差強人意其他無足取者如高宗在建康議駐蹕之地則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宜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而臨安之鼎定矣及金兵再至頤浩又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不能乘舟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及金兵既入臨安車駕乘舟入海頤浩又奏請令從官以下各從便高宗曰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矣不意頤浩身都將相係國安危而經畫之可嘆一至此也

夫以鼠穴喙息為萬全之地以魚腹出沒為兵家之奇自有籌畫以來未之嘗聞而况以播遷之難散遣百官是蜂蟻之不如矣以如此意識任國家之命豈不殆哉

南渡諸賢煞無識見如李綱議建都以荆襄為上而或主武昌或主長沙皆畫江之圖也既不能恢復二京保有中原則惟建康形勝差可自守不然雖據荆楚亦棄江淮與宴安武林何以相越張浚趙鼎皆欲由荆襄從陝以取中原亦非策也彼孔明一隅之國非由漢出陝則無由東窺宋之輿圖何如西蜀而款

言身之金
棄堂與之險由徑竇之隙必不幾矣韓世忠言國家
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此數語者可
以正諸賢之誤矣

古人已試之法有不可泥者王德討邵青青用火牛
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乃命令軍持滿萬矢齊
發牛皆返奔賊遂潰散此何故掩其不備則一巧可
施習其成形則再發不中也

甚哉人之難知也高宗一見秦檜即以朴忠許之又
曰秦檜誠實但太執耳而程瑀至附會其說以為如
求警敏能順旨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保信

希為朴實人也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但
不悟其奸猶未以為朴忠誠實也天下之機警順旨
孰有加於檜而以朴忠誠實加之不亦寃乎嗟夫大
奸似忠大詐似信人之難知亦已久矣

劉豫之立宋人恢復之機也劉豫之廢宋人恢復之
機也何者金人之志惟在子女玉帛滿意而去視中
國版圖不啻長物故持以予邦昌又持以予劉豫蓋
將使為扞蔽代已受兵非能庇覆之也豫以烏合之
衆假鼠竊之名食息動言仰成於金非能自為國也
誠於此時以精兵良將鼓江淮忠義之師聲罪而討

金人未必以一矢救之也如此則斬豫必矣岳飛請以二十萬衆直擣中原恢復故疆盖有百中之形非妄發者而朝廷不能從也及豫之廢中原無主金人徬徨四顧莫知所圖乘其隙而擣之更易易矣而已入和議之說斥岳飛韓世忠之請坐視而不取可勝恨哉夫乘豫立而圖之比於建炎之初得十之五六乘豫廢而取之比於豫立之初得十之八九而以和議自誤坐失事機此雖小人先入之說而當時諸賢亦不得辭其責矣

郭汾陽單騎見虜而回紇請盟張魏公視師江淮而兀术退走國之以一人重如此

張浚趙鼎並相相得甚歡喻子材獨曰二人相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爭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已而二公果以議事不合相爭求去子材之言不旋踵而驗矣然二公本同心爲國所爭問帝見本合非爲私也及鼎旣去而浚復薦鼎及浚得罪而鼎復救浚未嘗以一時之不合而遂敗其交也可見士人君子同心一德初無芥蒂惟至權任相軋意見不同而小人從中搆之故不免於矛盾而實

非有私心也誠如子材之料相次進用其必相成而有濟矣

趙鼎爲相遇戶部進錢入宮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於遠郡此等風節三代以下所不幾見也鼎可謂有王佐之器者矣世之爲宰相者遇主上之求利而能正色以諫者有乎遇佞臣之獻利而能執法以裁者有乎周官以太宰制國用王宮之會計皆使與聞其指深矣

王安石之愎雖韓琦富弼皆以爲賢而惟呂誨知之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也二公之識出人遠矣

秦檜之奸雖張浚趙鼎皆以爲可而惟晏敦復知之秦檜之議和也吏部侍郎魏矼備陳敵之不可信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之狙詐其言無足辨者要之制御夷狄固不可不待之以誠猶不可不料之以智不能料其情僞而設誠以待之未有不墮其計者也然檜與敵有約信其可和固非懸想億度而漫然以誠待之者後世愚臣不知敵之要領而遽以誠待之固已下檜一等矣其謀旣敗無以自解遂至詐上以求免反覆其

言如捕風捉影上視其主如兒戲下視士大夫如蠶
賸然遂至身名俱喪而國受其憂亦何其待敵以誠
而待君以詐也斯人也罪浮於檜可也

趙鼎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
病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擊必損元氣矣此真濟時
之言國家當積衰之勢固必振刷整頓以作民志而
元氣已虛不勝藥石尤湏安靜調養俟其自復所患
好功喜事之徒以有事興作自為名迹而不顧國之
利病則天下陰受其敝而不可救安得長者之
晏敦復之斥絕秦檜自言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吾甚

言乎

慕其言凡人血氣盛時或能勉自振立不為威利所
移而晚節末路或不免化為繞指者非其性也至於
貞方端介出自天成不以血氣盛衰為之進退則所
謂薑桂之性也晏公可謂人豪矣

權門趨附之徒晚節多有不終者万侯高其一也高
自金使還檜撰金人譽已数千言属高以聞高有難
色他日檜坐殿廬批旨除所厚者官吏鈐帑尾以進
高却不視曰不聞聖語檜即大怒諷言官劾罷之高
此等舉動謂可以洗盡佞態不知徒滋咲柄耳邪佞
附權臣以求進有已得厚利而顯為名不終附

者有知時論不容而爲同異之迹以自解者有見其所附將覆敗而早自貳焉者千態萬狀不可枚舉而其無救於小人之實一也甚有背其所事前途倒戈則又權臣之罪人而非人理所有矣心勞日拙如見肺肝亦何益哉

王倫以首唱和議爲胡銓所詆至今以爲口實然其人非小人也和議既全金歆官之倫不肯受命爲其所殺可謂不辱命矣當時將命講和蓋亦所見如此故受辭來往不能爲異未必專爲附檜而然獨其引詔諭之使成侯服之禮江南士夫所痛憤一死不足

頌也

完顏亮爲丞相金主以司馬光畫像及玉兔鶻廐馬賀其生日名公鉅臣名著四海即敵國外夷亦知敬慕至以勉其臣下如此秉彛好德有同然之心也而宣和君臣乃目光爲奸黨至刻石國門爲臣下戒何其無人道之極邪當時敵國聞之非笑可知矣

紹興二十一年和議已成梓宮既歸且十餘年矣至是乃遣巫伋如金請迎淵聖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此請佯請也檜賊以此愚士大夫之耳目而陰與金人有約故佯應也向使誠心奉迎

未出國門必有定議何至不能措一語乎然則及將
何以應之曰今上登極已久天位已定奉迎故主還
歸舊土安享九重之奉以終天年即太國之賜也如
此則金人亦無辭矣如許大事不受成辭而往非佯
請而何

紹興末年名臣良將芟夷畧盡亮酋南下舉國張皇
惟陳康伯一人差有意識可方前輩諸公如聞王權
兵敗上欲航海避敵使楊存中往就康伯議康伯延
入解衣置酒以寬上心此澶州博飲故事也航海之
議既爲所格又有詔散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其

不可遂贊親征之議此等舉措南渡以來所不

見多

亮酋南侵王權之兵敗於淮西葉義問視師江淮遣
叅贊虞允文往迎李顯忠使代王權至采石而權已
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無統允文立召諸將勉
以忠義列戰船于江大敗亮酋之衆遂折其鋒劉錡
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
一儒生吾輩愧死矣豪傑建樹之偉如此則謂非常
之人必有非常之功也方允文陳兵或曰公受命犒
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和允文死之曰
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此其所以能成功也

言史記錄
宇文虛中入金為學士寵遇無兩其達官貴人忌之
羅織家藏圖書以為反具族其百口學士高士談所
蓄圖籍尤多有司承順風旨並殺士談此積書之禍
也二子棄中原文獻而遊於犬羊之群宜其及矣資
章甫為入寇豈但無所用之

乾道中汪應辰為吏部尚書剛方正直多革散政中
貴側目思有以傾之一日帝過德壽上皇方甃池以
水銀浮金鳧雁於上指示孝宗曰水銀正乏此買之
汪尚書家孝宗大怒曰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
利乃自販水銀遂出之外郡水銀非買之應辰也乃

內人為左道陷之而二帝俱不知耳菴寺之工於傾
人如此

高宗晏安江介忘親事仇方且盛池臺花竹之娛以
資玩弄觀武林舊事所紀宴遊之盛即東京銀岳費
或過之而燕樂不及也其視之卧薪嘗膽何相遠哉
即如水銀為沼金為鳧雁乃天寶荒淫之故轍明皇
以此失國遺戒萬古而高宗猶慕之何其愚而無恥
乎國之僅存有天幸矣

高宗之和議始於江黃而成於秦檜孝宗之和議始
於史浩而成於湯思退誤國之罪均也檜之折曾開

曰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成國事爾思退折胡
銓等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
祖宗大事豈同劇戲此二言者使人主聽之未有不
以為老成持重者而不知當時事勢實有可為諸公
所圖畫恢復皆非謾語而為奸臣所制歛足束手坐
而待亡此天之所廢也

宋之稱臣削號以事金虜國人未必知也乾道元年
始正敵國之禮舉朝相慶覃恩肆赦而以正皇帝之
稱為叔姪之國夸示天下於是臣服之迹始不可掩
而忠臣義士有所不忍聞矣洪适之筆也适兄弟聯

迹詞林以文名世而不知大體如此乃使正位端揆
執國命於危亡之秋幾無人哉

朱文公上封事指斥時政孝宗大怒丞相趙雄解曰
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
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
自見矣此甚得極救之法其言拒諫適以成名從來
有此議論至於因而任之能否自見真得任人之法
夫天下之事當之者難談之者易好名之士空言則
辨實用則踈因其言而斥之使之有托不如任其事
而任之使之自露而世不能喻也後世有建言之士

橫遭貶謫天下想其風采一日起而在列即欲把持
大柄使公卿臺諫入其掌握當事者苦之而不能也
乃設法排之而其名愈重有策者曰此易處也優之
官階以報其屈抑如額而止然後累資以進使以職
業自効則一當事任短長立見自顧不暇矣何必過
為褒崇亦何必驟加擯斥乎當事者不能用以至兩
敗此有愧於趙相者矣

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辦事
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必非
此人也此二語者可為萬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小

才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者未嘗無人惟至國家利
害安危大機括所在大形勢所關非曉事之臣不能
洞其幾微晰其體要曉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須有一
種識見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種氣魄能斷人之
所不能斷而其心一出於公平正大無所避忌然後
事至了然不為疑滯否則博極古今洞悉隱微而一
為私意所惑則失其靈明之體而昧於事機者有矣
安得稱曉事乎

周必大拜叅政孝宗謂曰執政與宰相固當和而不
同宰相議事執政更無一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

古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
為當然以此推之首相之權至南渡而始重也真仁
二朝宰相必無此風矣大抵權勢之成非一朝一夕
之漸而揆路輕重原無定體必有一二權寵之臣勢
焰薰灼同事之臣莫敢與伍其後相尋遂為故事而
不詳其始之不然也為首揆者求其始之所以是而
勿循其終之所以失則和德之風可幾見矣

光宗不朝重華廷臣號泣牽裾舉朝震動甚至出避
國門以動上心何其懇也而寧宗既立乃不聞以過
宮請者何夫光宗之於壽皇猶寧宗之於光宗光宗

不過重華則舉朝爭之寧宗不朝太安則寂無一語
豈以寧宗之立不出父命而有疑懼之心邪然則光
宗受李后之譖而疑懼不朝亦理之所有矣此李綱
誠明疑闇之說也朱子被召在道聞太安朝禮尚缺
即奏請過宮曰陛下雖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
慝之誠推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則大
倫可明大本可立矣大哉賢人之言豈當時廷臣隨
聲唱和者之可及乎

孝宗之崩也番正欲先立太子監國主喪以俟光宗
病已此正禮也趙汝愚見事勢難處急欲成內禪之

謀乃權之不得不用者正懼而遁出國門不與其畫亦自處之道也然當國事危疑宗祧無主而首揆之臣先去以為民望無人臣禮矣既已不與其謀亦不居其成可也大事已定應召而還儼然處百僚之上何其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如此何其以難遣人以易自居如此大拙似巧大愚似譎君子不為也與其應召而還不出旬日為侂冑所逐何如當事定之日起然遠引以贖其去國之罪哉

呂祖儉有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故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加者亦私心也此數語乃大公至正之論切中沽名之弊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遣為登仙之路一遭斥謫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睨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聖賢處此必不然矣且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不得已而犯顏力諍惟望君心開悟有益國家乃人臣之本心萬一不見信縱身被竄謫亦所不辭本非逆料其不從而以一日之軀博千古之名也且夫人主之賞罰乃人臣之榮辱如其爵賞為辱而逃之若贓以刑責為榮而嗜之若飴於已則有辭矣如君父何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賢其臣子豈進諫之心哉

言身錄
故人心之爵賞畢竟當以為榮而不以道得之不處可也人主之刑責畢竟當以為辱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可也知此則因世變而意氣有加不但成一私字亦非臣子之義矣

韓侂胄當國言踏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謂之月課又有汎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關係者言之曰聊以塞責耳觀此一事正與近事相類可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此等建白豈但士大夫不屑觀即人主閱歷日深知其底裏未有不厭而鄙之者平時局面積為君上所窺一旦當大利病安危即有直言正諫之士犯顏廷爭亦將視為套數而無所警惕皆此輩啓之也

韓侂胄之罪取而尸之朝可也以其首昇虜則失矣侂胄迷國罔上陷害忠良擢髮不足續罄竹不足書然而宋未能誅也至於啓釁北虜誤則有之其於為國非罪也一戰而敗求和於金皮幣土地皆不得免而亟誅首事之臣自此以後誰復為國樹怨乎古之伯主尚有市死馬以求生馬柰何戮死人以懈生人之心也宋之失策不可悉數而此為甚焉矣

宋人挑釁胡元屢為所敗理宗悔之命學士吳泳草

詔罪已御史王萬曰用兵固失言之太甚恐亦不可
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泳從其言萬之識見時所
不及也大抵國家承平日久忽有意外之變最要鎮
重安詳以無事處之不可先自驚擾使人心搖動蓋
外示閑暇內修實備與情形擾亂備禦空疎者功相
萬也

史嵩之起復太學生百四十人武學生六十七人京
學生九十四人宗學生三十四人皆上疏切諫理宗
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對曰正論乃
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線之脉上

無以罪也而嵩之之黨歸咎於游士鼓倡諷京尹盡
削遊士之籍則亦後世逐客之法也當時廷臣奏諍
者自徐元杰劉漢弼之外不聞有人而諸學生徒群
然上書亦可謂得士之効矣

陳宜中在太學倡其黨六人攻丁大全之罪有六君
子之稱及其為相當元兵南下制勤王之師不使禦
敵而遁於井澳從入厓山見國勢已危逃入占城其
晚節如此而冒君子之稱同遊諸生羞與為伍矣宋
狀元宰相宜中天祥二人而向背之殊有如燕越科
目之榮辱亦在士也

元兵伐宋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
會議取黃陂民舡係棧由陽羅堡會於鄂州世祖曰
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蓋北兵初無此謀也但宋
人防其如此而淺見之夫遂形之榜禁為敵畫策爾
近日亦有類此如建言邊事常為倭虜設謀云由某
地可至某地不可不防由某城可至某城不可不守
乃至形之奏牘播之邸報往往出敵人意料之所不
及可使聞之而悟者豈非黃陂之已事乎

蒙古兵圍江夏賈似道密遣使人請稱臣納幣割江
為界元兵許之遂拔砦而去似道乃命舟師殺其殿

卒百人匿和議之事更言諸路大捷鄂圖始解理宗
謂其有再造之功尊禮無比似道又使其客廖莹中
撰福華編稱誦鄂功通國不知其請和也自後蒙古
使來似道恐洩其語羈番境上或至殺死遂開兵端
以至亡國飾敗為功之効明白若此矣柰何堂堂天
朝一遇小夷之警而樞要重臣平日以古人自期者
亦効奸臣之術其可痛恨尤甚於似道矣

高孝之朝當戰不當和而為主和之臣所誤寧理之
世當和不當戰而為主戰之臣所誤秦檜湯思退韓
侂胄賈似道之罪死不足贖也然思退之罪減於秦

言文淵錄
擄而似道之罪甚於侂冑何也南渡易世已當息兵
之期而金虜將亡有可復仇之會也播越江表棲息
一枝而為奸臣所壞展轉傾危以至亡國故蹙宋者
非金滅宋者非元也

兩國相攻敵未必知吾虛實必有驍將謀臣投入敵
中為之向導如宋之劉整呂文煥是也劉整帥蜀畏
似道之忌而降元文煥守襄陽以似道不援而降元
二人者宋之良將也蒙古得之遂有渡江之藉於是
右軍下荆湖以文煥為先鋒左軍下兩淮以劉整為
先鋒而臨安在殼中矣元人用兵最有方畧然亦此

兩人之力也

江萬里在似道幕下遂得進用俛容默為似道指
使察其心迹亦在枉直之間及謝政家居聞襄楚已
破曰吾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舉家赴池水死積
屍如壘可謂烈矣夫平居暇豫不能自勉於聲勢之
移而臨難捐軀乃能自拔於死生之外然則利聲之
奪人固重於生死也此之謂失其本心

自古全盛之朝熙平之理其將相大臣權位名寵皆
不甚重是以上下有章紀綱不紊惟至中葉以降或
偏安一隅則其將相大臣權勢既重名位亦尊王公

師保舉以加之惟恐其不足也唐初凌烟功臣爵止國公天寶以後大將成功間有異王之封而文臣則無之宋初宰相功臣爵亦不重至南渡以後秦韓史賈魏備王公爵盡師保至使人主下拜待以不名此非盛世景象也大抵人臣名位平常其時必治朝其人必君子聲勢烜赫其時必末造其人必權奸有識之士宜何如處

度宗一日問曰襄陽之圍已五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阻遠陛下何從聞此言帝曰適有妃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日亟無敢上聞以至亡國人主不悟自古蒙蔽之禍未有如是之深者也

賈似道欲制服士心乃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例無碍方許納卷此近代保結搜檢之法所由昉也古之取士待之以禮不甚防之以法而士知自重敦尚廉恥其後法網日密防禁日嚴而無恥嗜進之徒益以不肖之心應之雖欲闊其條目亦不可得矣末世之法不得不詳然能稍存古意漸以禮讓之化養其廉恥未必不收得士之効也

言
唐宋流竄之法盍重公卿貴臣一編謫籍流離道路
無異士伍如為權貴所忌則蠻烟瘴海萬里投荒往
徃指授所由立致於死朝廷不詰也下殊死一等爾
宋自立國以來相傳不殺大臣著在誓戒而死於流
竄者却自不少是不知挺之無異於刃矣 本朝之
待大臣禮貌頗嚴情分亦隔然始終體面却能保全
削籍里居體同休致謫戍邊遠禮如寓客小官禪校
無敢以分屈之王者之政也

大臣為人主親舊謝事家居雖每食不敢忘君而形
迹之間不可不避宋理宗朝故相謝方叔以嘗侍東
宮以一槩一籍為獻似道疑其觀望再相即諷諫官
論之奪其官爵此事可為世戒方叔之獻有意與否
固不可知然似道專國猜忌媚疾此正舊臣避地削
跡之日也而從廢置之中修起居之禮其自處亦少
踈矣

文丞相天性豪華平生自奉厚聲伎滿前及聞國難
痛自抑損盡以家財犒軍此公豪舉士也設使事勢
可為權任由已必復戡難折衝興復宗社不但從容
就義為死節之臣而已勢窮理盍終之以死不能不
慕其名之成而惜其功之隳也

元兵將至臨安宰相陳宜中遣使乞降求稱姪納幣
不從則稱姪孫伯顏亦不許也宋之國勢固弱而其
舉事之名義往往可咲如此不正敵國之禮則有事
大之儀何必屈諱臣字而貶損輩行一至於此亦古
之所無也自高宗之世稱臣受冊於金太后既歸金
亦改主遂易稱臣之禮改而稱姪僅脫臣字自謂國
體已全而不知其名號之可恥有甚於稱臣者乃至
請為姪孫而猶不從則辱國之名又深於前日矣堂
堂中華正統俊乂盈庭何所見之局促一至此也
張弘範則世傑從兄弟也一為元將成開國之勲一

為宋死樹亡國之節勲名節義表表萬古可謂偉矣
崖山之戰鋒刃相加各為其主兩不相顧不亦悲乎
弘範三遣其甥往招世傑竟不肯屈所謂亮之不來
猶瑾之不往也然諸葛兄弟未至對壘相攻而瑾以
己子為亮繼嗣公私情義未至兩失其時則同爾
自古立國之厚未有甚於宋者自古亡國之慘未有
過於宋者不嗜殺人之君舉族屠滅一無噍類天道
何也然而忠臣烈士捐軀効死至有舉城致命闔門
自裁自古死事之多亦未有過於宋者斯其報乎
陳宜中初附似道驟登政府及似道既敗即上疏乞

言身涉金
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小人之態大都如此而權寵
之臣動引傾巧之士結為腹心不知其倒戈而及在
一反覆手也

自三國以來北之併南不過二道左則以陸兵由江
淮而渡右則以水兵由楚蜀而下故江南吳晉六朝
必以金陵為都會荊州為根本此一定之形也晉之
平吳隋之平陳元之平宋皆為兩軍以其一渡江而
南以其一順流而下此一定之形也

宋與金攻遼遼未亡而宋遷與元攻金金甫亡而宋
滅其失策一也然以名義論金可伐也遼不可伐也
何者百年之隣好與萬世之仇讐恩怨不同也以形
勢論之宋即助金金亦不能支元終亦必亡而已然
則宋之失不在應敵之失策而在自立之無本乎

讀史漫錄卷十四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遼金元

三虜國勢遼不如金金不如元三虜國俗元不如金
金不如遼何也遼人所有於中國者自遼左以內幽
并二州即今順永遼東宣大不足乎兩省北方之雄
爾金則包有兩河關陝江北淮南之地與三國六朝
之魏幅員相等南北之形也至於元人則混一華夷
縱橫數萬餘里自五帝三王以來幅員土宇未有如

是之廣者漢唐不足道矣故曰遼不如金金不如元
契丹自唐盛時附在北鄙衣冠食用漸有華風故其
建國以來聲名政教與宋不相遠也女真起自海上
不通中土風俗鄙朴矣至於蒙古又出達剌部落在
漠北絕遠之地有國數十年法度風俗鴻濛未鑿即
楚材荆造於先世祖潤色于後聲教紀綱漸入中華
而風俗文物依然北荒之朴較之遼金有徑庭焉故
曰元不如金金不如遼

契丹金元皆北夷之疆種其長技非弗同也然以遼
之強而為金所併以金之強而為元所滅易於拉朽

視於破竹豈盛衰之際強弱頓殊哉夷人一入中國
習染日久飲食起居服飾嗜好胥變而為華則往往
驕脆安逸不堪勞而與中國同技矣以當方張之虜
強弱之形不待兵交而決也故夷而慕中國敗道

夷狄天之驕子即敗亡之禍亦未若中國之甚也金
之破宋何其慘辱及其亡也哀宗得死社稷免於俘
虜與二帝之北狩異矣元之滅宋何其痛楚及其亡
也順帝得歸巢穴不屈體貌與二王之沉溺遠矣天
道洋洋何其右夷而左夏如此乎

虜俗淳朴尚親重年有中國所不及者如金之阿骨

打百戰而得天下以位授其弟其弟吳乞買有子十
餘以位還其兄孫至於幹離不兀朮又皆阿骨打之
子也太宗委以軍國之重曾無猜疑而二臣亦傾身
為國無少避忌宋太宗之於德昭德芳能然否乎夫
夷狄之有親可為中國愧矣

金將陳和尚為元兵所執斫足折脛畫吻至耳嚙血
呼罵至死不屈元將以馬湏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
再生當令我得之忠義之感人至為敵所艷慕如此
天理民彝不以華夷有間也

敵所迫欲裂地而封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
分國於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其本意乃却其貢物欲
舉兵誅之得敬大懼仁孝借其威力遂誅得敬高麗
王之弟皓廢其君而自立以讓國奏金主曰此必皓
篡之却其使而問狀皓亦屈服觀此二事確有古帝
王風非椎結中所有也近日海上一酋跋扈稱兵朝
廷不問其君之有無遣使齎印綬而封之彼且昂然
不受無論先朝故事自有可考設使金源大臣見之
有不咲者邪

宋為艮嶽所取太湖靈璧諸石窮工極巧及圍汴金

人取以為砲鑿而圓之狀如燈毬此亦石之一阨也
尤物之生有成必有毀壞材之取有聚必有散或積
之於百年或毀之於一日其為無益亦已明矣
金兵屯青城宋帝出降元兵屯青城金主出走此一
地也會不百年再見亡國之辱天道之報施何其巧
哉

金主出奔蔡州聞宋師將至遣將迎敵諭曰北兵所
以常取勝博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我實難與
之角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
間有餘力矣江南之兵力積為虜中所窺如此

金自中葉以後其宰相執政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
語以養相體四方兵革災異多因循苟且以度時日
故臨事多所牽制國亂不聞以至於亡大抵承平既
久文物熙洽在廷大臣多以馴雅雍容為體即有直
言正色指陳剴切不啖以為迂則驚以為狂遂至玩
日愒月因恬相安養成不救之禍而縉紳文學之士
方且慕其風流以為儀軌嗟乎蓋叔季之世大抵然
矣

汴京易守杭城易攻敵兵不同也金之入宋以孤軍
深入直搗都城宋之兵力尚強勤王之師雲集四郊

若能絕其餉道邀其情歸隻輪不返可矣若蒙古用
兵雖不及女真之銳而布置方畧最有法度四面張
網始至臨安而宋之物力人材較之全勝又相懸絕
宜其不支也金兵如下象棋以一砲一車直搗中堅
遂成勝局亦其敵手弱也元兵如下圍棋四面八方
無不占據徐以一二着取勝雖有勍敵亦不能為矣
婦人之才固有大過人者金宣宗之殂也宮中有鄭
夫人者以年老侍側宣宗托以後事曰速召太子言
絕而殂時有貴妃龐氏以其子長不立表懷怨望鄭
氏恐其為變秘不發喪后妃問安寢閣給入別室鎖

之急召大臣傳位太子始啓戶出后妃發喪當國事
傾危反覆而以一嬖之智措諸泰山可謂才矣宋寧
宗崩史彌遠欲易皇子遣楊后兄子以事白后后不
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兄子一夜七往牀以
禍福后遂默然許之楊后夙號多智乃其當事之識
不如虜中一婦人也使其有鄭氏之識誘彌遠而禁
之速發遺詔傳立濟邸則彌遠之身不能保尚何能
焉

元世祖命王恂郭守敬改正曆法恂等言曆家知曆
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乃以衡領太史曆象

之法本天地自然之運其度數推測雖有法可循而其盈虛消息之故必有達天知命之學方可以本原其義所謂曆理也若乃不究其理而第以推步之例委之疇人於欽若之義不相中矣

自古帝王威力之盛幅員之廣無過於元世祖者其地北窮沙漠西盡蒲海占城琉球開荒入貢雲南大理盡入版圖五帝所不能兼三王所不能並也惟日本一國遐居海島不肯歸命至興十萬之師覆沒殆盡其險遠狡黠在諸夷中所不能及者承平之世武備因恬矣食匱詘較之開荆雒圖何啻千萬而欲以一丸之力填溟渤之波可謂不量力矣

太史公謂張騫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蓋騫未至其地也元世祖遣其臣都實往窮河源在朶耳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澄弘望之如列星然群流幅輳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行二十餘日方至崑崙約自發源至積石幾及萬里則騫所未至也崑崙未覩况其西數千里乎非胡元之混一則崑崙星宿將如海上三山目為荒唐之說矣

元世祖功則大矣君德治道則未有聞也開國之初君子小人並進在列有許衡姚樞史天澤廉希憲竇

言
默以為輔導而一代之規模始成有何合馬桑哥王
文統盧世榮為之興利而一代之紀綱已紊世祖雄
才大畧與中國勦業之主不相上下亦能向道崇儒
興起文化而於邪正義利之分不能別白能勦而不
能守能作而不能成豈胡人之性終不可入於道耶
世祖正后弘吉刺氏胡元之邑姜也宋亡火主入朝
后獨不樂世祖曰江南平定自此不用甲兵人皆喜
之爾何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無使吾母子及
見此則幸矣此等意識自長孫文德以後未之有也
佐成大業開百年之運不亦稱乎

許魯齋大儒也不幸生於北方出為虜臣戴天履土
分無所逃非其志也臨終語其子曰平生虛名所累
不能辭官死後慎毋請謚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
孫識其處可矣其不得已之情形於生死之際亦足
悲矣而世或以仕虜少之豈知其志之不得已邪
元世祖崇信佛法鑿正道教詔樞密副使張易叅校
道書言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悉焚
毀之此世間一大快也信釋而斥道要未為大中之
軌然謂道德經為道家之宗而斥其偽撰則萬世不
易之論也道之言有二其一服食修煉謂之全真其

術主於長生久視神仙不死之說而不明于大道其一禁水符呪謂之正一則惟以齋醮祈禱為法即方士之術於老子之說均無與也而皆本源道德以為宗祖使太上抱不白之冤歆非類之祀二千餘年一旦焚而棄之真可為李耳雪恥矣第不知所信佛法如演揲之術於西方宗旨又何當焉宋真宗崇信道教則斥僧佛元世祖崇信釋教則斥道書皆非皇極大中之矩也必如本朝以大聖之教主持世法而兼收二氏以備方家之術如中原正朔統御萬方而四夷八狄拱服効順上下森列不相踰越亦萬世無

敵之道宗哉

漢置西域都護以一使統數十小國環而聽命其勢易行也唐於安西各置都護皆因入屬諸夷郡縣其地在版圖之中矣元人初平占城則立行省以撫其國再服高麗則立行朝以撫其國其王皆不從也而或叛或請旋設旋廢其勢不能有也何者冠帶之國自為聲教社稷百官各有定分而欲以一使持節往臨其上法之所不行矣

元於各踞立行省中書省以總大政立行御史臺以司糾劾省臣不法臺臣得而糾之即今之布政司與

御史也其時又有按察司官巡行郡縣與今臬司等
爾至元中有欲以行臺隸行省者尚書董文用曰御
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之若加摧抑則風
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數語者可謂扶植紀綱之公
案風憲諸臣不可不知也

夷狄最重種姓遼初與蕭氏並起約以耶律世世為
帝蕭氏世世為后元初弘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
功約弘吉剌氏生女世為后生男世尚主故遼之后
多蕭氏元之后多弘吉剌氏

自三代以來開國之主未有即以理財為急者惟胡
元初有天下理財之臣如盧世榮王文統之流相繼
進用搜括鈎考中外驛騷豈以世祖雄蓋其為末世
之政固有以也元自太祖以來上下無紀勲臣貴戚
擅兵專柄攻城下邑帑藏倉庾公入私室甚至連州
跨郡奄為已有利歸臣下公家匱乏不得不取足於
權會而一二掎克之臣因得售其奸術以中人主其
失不在理財而在紀綱之不早立也

胡元官制甚冗全不師古既立中書省以司大政設
御史臺以司綱紀其法善矣乃又以鈎考錢穀別設
尚書省官丞相平章以下皆如中書之額彼此相稽

事權無準是宰相有二三署也唐有義例元人不知取法妄以意為之爾先王建國居重御輕統紀相制而元人於各路立行省臺官各體統無異都城丞相叅知所在皆是是天下皆相府也 本朝倣其遺意設十三藩司與六部品級相亞蓋猶有行省之意而職任體統則以內制外有相臨之分固唐宋監司之任也撫按之體日隆而藩司俯首趨承若其下吏又卑於設官之初則失甚矣

元時天下學校至二萬餘所蓋州縣學之外又有書院各設山長亦得稱學也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於諸路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即今提舉之職然但令掌諸路府州縣祭祀錢糧之事不以教化為職也彼時所在各有學田所入租稅以供師生之廩仍括其羨餘入集賢院以給才藝之士所以必設一官為提舉然亦陋矣 今制學田甚少師生既廩皆出有司提學為一路師表專司教化郁郁乎世躋文明遠出前代矣 楮鈔之制雖緣皮幣而世未嘗以為用也宋始設交子於蜀其用未廣南渡以後軍餉不充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糶買之計民頗便之胡元有國之初遂立

中統元寶世祖時又造至元寶鈔終元世鈔法不廢
至國初猶用之已而漸不能行遂成長物而閉市
出納猶以代稅法司招擬猶以準貫是履遺迹而捕
稅殼也視為固然不改正其說何居

蒙古兵興金相高琪請修南京裏城曰苟防城有法
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何若不
令至此為善琪無以對天王有道守在四夷而至修
都城之內郭以為防禦譬如宮室垣墉一無可恃而
裹甲以自衛也不亦迂乎

蒙古大掠河北山東不為金有矣益都張林以山東
十二州之地歸宋東平嚴實以河北八郡之地歸宋
此恢復中原千載一時之會也而宋不能有卒歸於
元國無人焉故也以史彌遠之奸柄事於中以賈涉
之材董師於外歛其日闢百里固已難矣

蒙古平定中原諸王統兵所下方域各為已有因割
裂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故嘗時諸王公主
分封州邑世有土畧如封建之法惟張官置吏必有
朝命及租賦之外不許徵歛以此相維而已此亦一
變局也蓋中國相承法度風俗因損益必有所循倣
欲大破藩籬而為之勢不能也胡人有中國蹂躪馳

騁惟其所欲即以州郡之法變為封建宜亦無難者
惟其於朝廷不便故亦不肯行矣

耶律楚材常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
一事時以為名言可為好功喜事之戒

元世宗起自北荒椎畧盖世宜必跨馬橫劍叱咤風
雲而朝夕左右惟二三老儒相與遊處倚以腹心之
重如姚樞許衡一代師宗下至劉秉忠輩亦皆運籌
帷幄自附子房諸葛之流帝王之畧唐宗宋祖當拜
下塵况遼金之初乎宜其混一函夏功高萬古也

許衡因論阿合馬之奸請解機務世祖命舉一人自
代衡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
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此
千古人臣之大義也後世柄臣去位自為善後之圖
必舉一人自代使之不改其人與政以保身名蓋安
石薦惠卿之智也然而往往不能如意何哉其人正
人也必且自立不為人後距其人小人也必且反戈
相攻以明其非黨也計亦左矣

王磐閻復皆元之文士也阿合馬當權致重幣永碑
磐拒弗與而閻復為桑哥立輔政碑桑哥既誅復亦
連坐即此二事毋論其人品不同而文章之流別未

必不從此分也世有以文自命而為權相誦德比擬
失倫者即出入先秦兩漢亦奚以為何也文之品已
卑也嗟夫世之為復不為磐者一何多哉

元世祖遣吏部郎中梁魯往使安南安南遣使入貢
或說魯受安南賂遣魯曰安南以黃金噐幣遺臣臣
皆不受以付其使帝曰受之亦何不可此宋太祖使
趙普受江南賂遺之意也大國之體固不在辭受之
節使臣之禮則當謹取予之閑梁魯之不受世祖之
不罪皆有以也然則知其受於敵而許其獻於公則
何法哉使其當受賜之可也使不當受罪之可也不

問其所以受而許其獻則失朝廷之體矣况於買之
以為受而獻之以市欺大臣以道事君如此悲夫
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佃富
者之田歲內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而佃民輸租如
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戶當輸田
主亦如所蠲之數朝廷從之此事可為後法大抵蠲
免之令率屬虛文官吏沉閣原行徵派如故而民間
不知其由縱使實惠及民亦惟蠲及田主而佃戶之
租一如其舊使富室役使貧民以肥其家免公家之
稅甚無謂也宜如元人之議庶為可耳

姚樞侍元世祖夜宴陳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肆
不易事世祖遽曰我能為之臨至大理遂懸止殺之
令此與楚材勸太祖之功同皆中國之福星也虜主
之亮殺人如麻楚材救之於先而百萬之命不死於
太祖樞救之於後而百萬之命不死於世祖中原赤
子生殖至今皆二人之力也微管之嘆其在斯與
元以西僧為帝師使羣臣受戒廉希憲曰臣已受孔
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
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某帝時班迎國師百官
皆拜惟祭酒某向之舉手曰國師為天下僧人師吾

為天下儒人師各不相拜國師唯唯此二公者處夷
荒之世遇悖亂之禮而能遜言以免可謂有方矣

今州縣編里小大煩簡十百相懸而吏職經費無所
隆殺非古法也漢分大縣為令小縣為長唐宋分繁
望等名以差其爵元時升江南諸縣為州以戶為差
戶至四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是亦有
等級也然以縣為州終不如縣分大小別其官秩不
失古法即如今之州縣有編戶五六百里者有編戶
五七里者而官各職掌一切無分經費供需比為一
揆是使六七百里之政同於五七里而五七里之供

言史記金
需同於六七百里也亦太相懸矣乃近日銓曹掣籤
大選不因才地所宜射覆而得是地本相懸而法又
制一也豈不左哉

大德元年會天下金銀鈔幣歲入金一萬九千兩銀
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以此觀之元之賦稅固簡
也鈔定折數未詳其直以三者共計可當今日金花
百萬足矣而其時不稱乏用者王公貴戚各有分土
又無守邊之費而故俗簡朴立國不久侈汰未生故
若是而足也

元時太子皆不早定一帝上賓集親王議所立而其
地方寥濶親藩出鎮多在數千里外甚者萬里往往
難於虛位權宜居攝遂為繼世之爭故政之不綱此
其根本也成宗之崩仁宗在南武宗在北仁先至而
不立武後至而立泰定之殂文宗在南明宗在北文
宗先至而不立明宗後至而立及仁宗繼武而立武
之子出文宗繼明而立明之子逐武之子出而復立
仁后不得其死明之子逐而復立文后不得其死此
非胡俗之無良也其法失也兄終弟及周道所不能
代兄而立弟姪殷道所未有况後世哉而何有於胡
也

至大元年江浙大饑死者甚衆詔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沒官財產施賑濟民在荒夷之世尚有行者况聖明之代乎

宋小黃門李邦寧從帝顯入見元主令給事掖庭甚見寵任嘗欲以為宰相不敢奉詔乃遙授左丞相領太醫院仁宗即位令之釋奠孔子方就拜位大風忽起殿上兩廡燭盡滅邦寧悚息成禮慚悔累日宣聖在天之靈昭昭如響不受非人之獻可不畏哉然孔子之靈至不容宦官主祭而為之徒者乃有內結宦寺以就功名者亦不可以對越廟廷矣

元延祐初齊履謙在國學始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為私試辭理俱優者為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為高第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此即宋時積分之法而節目稍有不同 國初嘗遵用之太學為得人承平既久舊法不修而賢閔之地遂為托宿之蘧廬矣

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英宗以問拜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二語雖簡允為確論西方聖人亦當首肯

元文宗之崩也丞相請立皇子皇后不答失禮以文

宗遺命立明宗少子是為寧宗寧宗之決月而殂復
立明宗長子是為順帝舍其子而再立其姪可謂仁
矣而以明宗之憾母子播遷以至於死此可謂仁人
之報邪中間播弄之機必有所以而不可詳矣
順帝即位以為世祖在位長久天下治平欲行法祖
之政乃改號至元以仍其舊此亦胡俗之可咲者帝
王欲法祖德必仍其號則士庶欲繩祖武必仍其名
而可也在廷碩輔不聞執奏惟御史李好文言其不
可爾

脫脫元之賢相也然逐其父而代之則樂羊之功也

脫脫育於世父伯顏而為之子及伯顏在位專權自
恣漸有異謀脫脫私憂焉乃謀於其父馬札兒台為
保族之計先其未敗而圖之於是伯顏逐死朝廷已
安此豈但保其族即功在社稷亦不細矣然不得與
李璫並稱者璫以死謝其父而脫脫父子逐其伯而
代之則無以自白於天下矣伯顏之惡至躬弑君后
擅殺親王人主為其所憎至於泣下此必誅之罪也
惟脫脫既為之子則不當以大義滅親且已逐而置
之死又不當代其位爾曾幾何時身亦不免天道何
如哉元史惡伯顏之惡而忘脫脫之罪於倫常之要

有所昧矣

順帝一日閱宋徽宗書而稱之學士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答曰獨不能為君耳此謂瑤之賢於人五其不能一也人主能遊心帝王之術以治天下即以文史翰墨為養心之助亦何不可而專精末技昧於君人之道即敗亡之軌也梁之簡文陳之后主南唐西蜀之君皆由於敗徽宗其後出者爾

元人脩三史各為一書是也通鑑編年之史不相照應即當如南北史之例不必有所低昂可也近世文雅之士有為宋史新編者尊宋為正統而以遼金為列國則名實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互相詆訶南以北為索虜北以南為島夷此列國相勝之風有識者視之已以為非體矣乃今從百世之後記前代之實而猶以迂闊之見妄加擯斥此老生之陋識也遼金繩以夷狄僭號未克混一而中國土宇為其所有亦安得不以分行之體歸之而欲夷為列國附於宋史之後則不情也且彼亦受之於天矣辟如郡邑長吏例用文儒一旦有武夫胥史奉命出宰亦安得以其不由科目而削之也何也彼既受之於君也

言史記金
揭侯斯之論儲材曰養之於譽望未隆之先用之於
周密世務之後此用人之要法也後之儲材者不然
其譽望之未隆不能識而養也其世務之未周不能
畜而待也胥失之矣辟如場師之植果木方其拱把
之時日夜灌溉以遂其生待其果實之熟然後采而
用之則功不隳矣若平時不加溉灌既及其有實也
又不待熟而暴取之是得有味哉

元史虞伯生議京東水田謂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
遼陽南濱青齊皆菁芑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款
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軍民開墾蓋金瀛滄

以東瀕海沮洳之地非謂順永之間流泉沃壤也至
正間丞相脫脫議開京東水利西自西山南至保定
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安凡官民屯田立法佃種給
鈔五百萬錠以供牛種召募江南農師以所募農人
多寡報官所募農人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此即伯
生之議而其地則畿輔郡邑非海上斥鹵地矣本
朝立文莊頗采伯生之議著之衍義久之無議行者
萬曆乙酉尚寶豫章徐君貞明力請開水田於京東
朝廷使兼憲職便宜行事竟以中貴居民交稱不便
而止論者多惜其功之不成然不知縱使盡行其說

亦未必能興也何者江南江北天時地利人力均有不同江北雨水多在秋初江南雨水多在春盡當彼潤澤之期是此亢旱之日其不相合一也江南土潤而細水可停蓄江北土疏而燥易於涸竭非有蓄泄之備可以裒益其不相合二也江南之民勤火耕水耨不以為勞江北之民情濡手塗足目所未覩即多募農民未必樂就其不相合三也惟是流泉大川可以引溉則人官之能有所展布而不可多得也至若橫潦瀰漫盍目無際沮洳斥鹵千里不毛即有巧匠亦莫施其能矣故水利之不開於北亦勢然也豈盡

時政因恬議論牽制而然

金之貴官至都勃極烈而止元之貴官以答剌罕為

最即中國所謂王公將相之稱也然則以王公將相之號而加於荒昧之夷亦不省為何語矣共生天壤各有方域而通貴之名尚不相曉如此何況六合之外生民之初乎故貴賤之名非所以定至大之

倪也

元明宗出適雲南走居沙漠有子二人長者順帝次者寧宗考之正史元之北鄙有斯蘭兒部落來降封為郡王明宗居沙漠時納其裔孫罕及魯氏名曰邁來的生妥權帖木爾即順帝也至順初徙之高麗使

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日素謂非其子移
於廣西靜江至寧崩乃入承大統生十三年矣其記
瀛國公入元與金太后俱為僧尼賜田五百頃至正
十二年見河南盜起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乃安置
瀛國公之子和尚趙完普於沙州蓋德祐父子俱為
僧也順帝始末及瀛國蹤迹在史如此而小說所記
合尊生子事以為明宗在沙漠帝顯以附馬為僧延
明宗飲是日生子明宗乞而養之即順帝也豈以明
宗納斯蘭之裔而宋帝又嘗為僧遂附會而成與然
自謂非其子則國史所傳亦必有說矣天道好還假

趙氏之胤以亡胡元亦冥報之所有者其迹曖昧固
史文所宜闕也

元自世祖統一諸帝相傳類皆中才之主非有淫霍
悖亂失德之事也亦能嚮用儒雅興起文教頗采先
王之法以變舊俗亦非有傾覆危亂之機也惟是立
國以來朝魚紀綱國魚章程上魚家法下魚職守大
臣可以殺親王妃后可以答宰相太子可以阻兵諸
王可以衡命國師之體與人主同尊將相之禮與奴
隸魚異其鄙朴狙獷之風與女真契丹已自懸絕况
於中華之聲教乎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而

混一華夷方制垓宇南有占城東畧高麗北盡窮髮
西踰流沙自五帝三王土宇之廣不能及其二三也
及其亡國又遇聖明之代布寬大之息君無係累士
無屠戮從容委國而去歸其巢穴依然可汗單于之
舊物焉視金宋之亡沉焦於水火宛轉於刃鋒又何
懸哉自謂天之驕子信不虛矣

元世祖即位屢遣使通日本不納後復遣杜世忠往
為其所殺至元十七年高麗王椿來朝請往擊乃遣
范文虎忻都帥師十萬征之海風敗舟盡棄士卒於
島日本覘知襲殺殆盡廿年又命高麗王椿及阿塔

海徃征之拘集各路水手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苦
廿二年立征東行省於高麗以阿答海為丞相復伐
日本尚書劉宣上疏諫止乃罷勿征二十九年日本
舟至西明告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異圖詔立
都元帥府以防海道大德三年以其國奉佛遣僧一
山齋詔往諭附商船以行日本竟不至

大德三年高麗王暉傳位於其子諫有言其僭設司
空司徒等官者詔徵諫入朝因畱不遣復以暉為王
暉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西行省以濶里吉思為平
章共理其國既而王暉言行者監制其國多所未便

乃罷毋設十年王暉卒世子諒還立仍設行省撫之
王諒上言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
民不勝困請罷行省從之

世祖至元十八年立行中書省於占城撫治其國其
王負固不服使臣往其國者皆為所殺十九年命左
丞唆都等將兵討之國王遁入山谷陽未歸附以緩
師復潛殺使人百餘唆都既覺其詐乃遣兵攻之阻
險不勝而還國王以書請降遣其孫奉表詣闕帝怒
其叛服不常復遣鎮南王脫歡會唆都兵進擊又以
安南通謀占城令假道其國且徵糧餉軍次安南其

王陳日烜不肯假道脫歡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次
富良江再敗其兵日烜遁去師入其城還屯富良江
北其弟益稷率其臣屬未降王師盛夏疾作死傷者
衆占城竟不可達乃引兵還交人追襲破之唆都死
焉廿二年復大征各省兵仍遣脫歡往討以益稷効
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廿四年
軍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城而走脫歡遣兵
追擊不知所之乃謀引還交人集兵三十萬遏其歸
路諸軍且戰且行死復甚衆脫歡由間道走還日烜
乃遣人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帝怒欲再伐之適日

燔襲王乃遣禮部尚書張立道往使徵之入朝日燔
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而不敢入見成宗即位
乃罷征安南兵

至元十九年遣諸王相答吾兒往征緬甸明年破其
都城金齒等夷十二部皆降大德元年封的立普哇
拏何廸提牙為緬國王大德四年緬人作亂執其王
而弑之詔遣薛超吾兒以兵二千往討不克而還

讀史漫錄卷十四終



